

序幕：文本修正

序幕

序幕（修订版）

节点 S1 | 通话与碎响

我掰开啤酒拉环，铝片发出轻微的嘶声，仿佛为这一天的疲惫画上句点。

手机屏幕亮起，拨号的嘟嘟声让我有些恍惚。似乎，但凡需要多费口舌解释的事情，最后都难免变成一场误会。

妈："到家了？"

我："到了。最近换了工作节奏，自己出来做事.....会更忙些，但，是我自己选的。"

我说到"自己选的"时稍微停顿，像把一枚硬币按死在桌上，生怕它再次摇摆不定。

电视屏幕底部滚过两条白色的促销信息："上层区夜间促销 | Gene-Pet 限量"。那些文字像针一样，把遥远城市的浮华刺在这面墙壁上。

爸："忙点好，但也别累着。你妈晒了橘子干，说让你舅带过去。"

我："别麻烦了，你们留着吃。"

我把拉环摆正，下意识地在桌上找了个直角对齐。

我："家里橘子田今年怎么样？雨水还多么？收果子的贩子有没有压价？"

妈："果子结得多，就是包装箱涨价了。"

我："那就不急着卖，别亏本。等我这边稳定点，接到大项目，年底就回去多住几天。"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那短暂的空白柔软得像一堵墙。我只好又补了一句：

我："我这儿.....真的挺好。"

——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一声脆响，像是厚玻璃被瞬间拧爆的声音。

紧接着，蓝红交错的光从门缝底下渗进来，在地板上飞快地扫过。谈话戛然而止，现实闯了进来。

节点 S2 | 猫眼初看

透过猫眼，外面的世界被压缩成一个扭曲的鱼眼镜头。玻璃碎片像炸开的鳞片散落一地，一道明显的金属刮痕从中心延伸，最终消失在阴影里。

最近的一块碎片边缘，挂着一滴浅蓝色的液体，圆润得有些不真实。

我屏住呼吸，心跳声清晰地将恐惧分割成一段一段。

【请选择】

- [S2-A | 寻源靠近] 开门，沿着刮痕走向阴影处
 - [S2-B | 警惕守候] 不开门，留在门后观察
 - [S2-C | 装作不见] 关灯退回卧室，不介入
-

分支剧情：如果你选择 [S2-B | 警惕守候]

王阿姨：“哎！谁家的——快走！别在这儿待着！”

钥匙串在她手里叮当作响。她的脚步声逼近，停在碎玻璃旁边；又是一声呵斥，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，吹动了几粒碎屑。

我贴在门后，掌心能感觉到门板冰冷的木纹——这触感提醒着我一个事实：我的犹豫，本身就是一种参与。

片刻后，脚步声远去，回声在楼梯井里渐渐消散。

【请选择】

- [S2-R1 | 趁静开门]
 - [S2-R2 | 仍不开门]
-

节点 S3b | 近距初遇·伤口

(选择 [S2-A | 寻源靠近] 或 [S2-R1 | 趁静开门] 将会来到这里)

它蜷缩在阴影里，那圈浅蓝色的痕迹在体温下微微发亮。它没有后退，只是把自己缩得更紧，仿佛这样就能把疼痛攥在手里。

我蹲下身，啤酒瓶口在指间有些打滑。

我：“别动……我看看。”

这句话像是从另一个自己口中说出的。既是对它说，也是对自己说。

【修改后】：允许靠近，本身就是一种冒险。因为它会逼着我，更真实地面对自己。

楼道里的时间被各种声音切碎：远处一扇门关上，楼梯扶手轻微震动，风穿过走廊。如果我再不做决定，世界就会替我决定。

【限时选择】

- [S3b-A | 立即收留] 先进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
- [S3b-B | 拒绝帮助] 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
- (若超时未选择，将进入另一分支)

节点 S3x | 纸箱潜伏

(在【节点S3b】超时后会来到这里)

思考得太久了。

脚步声正在靠近，我不知道一个欠着房贷、浑身酒气的男人，和一个来路不明的生物一起被发现，会是什么后果。

但我知道，我承担不起。

我： "有了。"

我把门口的快递纸箱拖到脚边，用指甲划开封口胶带，撕啦一声，一个藏身之处出现了。

纸板带着潮气，像一块可以折叠的黑暗。我在上面抠出两个洞，刚好够眼睛往外看。箱内的空气带着纸浆的酸甜味，让我想起小时候躲在衣柜里的那次，心跳得像在敲鼓。

透过孔洞，王阿姨的影子先出现，钥匙串叮当作响。她压低声音，连连挥手，像在驱赶一只误入“公共秩序”的小动物。

“它”紧贴着墙，轻轻缩了一下，呼吸的末尾带着微不可查的颤抖。

【修改后】：(躲起来，是因为害怕被看见；偷偷地看，又是渴望被接纳。人心，真是矛盾的深渊。)

你很清楚，至少不能让“它”被发现。

【限时选择，你需要为自己躲在箱子里的行为辩解】

- [伺机观察]
- (装醉) 哎.....我这.....掉.....掉箱子里了。
- (严肃地) 我在进行一项城市环境拟态适应性的社会学研究。
- (神秘地) 我在测试走廊的声波共振特性，纸箱是最好的共鸣腔。
- (艺术地) 这是我的行为艺术作品，主题是‘被投递的孤独’。
- (无辜地) 我在模仿猫的行为，试图从它们的视角理解这个世界。
- (若超时未选择，等同于选择“伺机观察”)

节点 S3c | 敲门序列

(选择〔S2-R2 | 仍不开门〕或〔S2-C | 装作不见〕将会来到这里)

不开门，世界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始敲门。

黑暗让屋子变得更小，仿佛把我塞回了某个更久远的沉默里。

“咚.....咚。”声音先是从走廊尽头响起，停顿片刻，又移到更近的门前，像是在练习礼貌。最后，它停在了我的门外。“咚。”，这一声，像是把我的名字轻轻敲在了门板背面。

又是这样。先是退缩，然后竖起耳朵倾听，心里默念着“快走吧，别来烦我”。我总渴望一个能让我独自清静的世界，但又隐隐害怕.....如果这个世界真的不再需要我了，我又该去哪里呢？

【请选择】

- 〔此刻接纳〕解开门链，让它进来
- 〔仍不开门〕维持沉默，装作无人在家

最终走向

节点 S4 | 接纳·入内

(从多个分支选择“接纳”或“保护”后会来到这里)

它先蹲在门边的影子里，耳尖微微颤动，对屋里的一切都保持警惕。

我打开电脑，搜索栏里输入最日常的词句：“基因宠物 受伤 处理 / 止血 消毒 / 伤口 护理”。

页面返回了标准答案、门店广告和用户心得。“新品外形特征”的光泽，与眼前这个沉默的小家伙重叠——认知闭合了：这是最新的Gene-Pet，可能走失了。这种结论带来了秩序，也带来了盲点。

我：“我不会伤害你，先把伤口处理完。”

我把声音放轻，像在调试一段音乐的音量。它的呼吸在纱布旁逐渐平稳，目光从警惕变为专注，落回到我手上。

我：（人真是奇怪的动物。一边抱怨着麻烦，一边又忍不住想把所有破碎的东西都拼凑起来。也许我害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害怕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来修补。）

我：“...”

我：“这是...”

侧栏广告反复强调“低致敏 / 到店护理”，一条问答写道：“少数型号体液呈蓝色，属正常参数范围，不必惊慌。”

(如果它曾敲响你的门)

你本该想到的。门口的地面上，还留着那一点不该存在的蓝色。

(如果它未曾敲门)

你看着干净的门槛，那条信息只在你心里回响。

有时候，我们总是先认定了事实，然后才去寻找理解它的方式。

(序幕结束)

节点 S3e & S3f | 逃离与夜半检索

(从多个分支选择“拒绝”或“不介入”后会来到这里)

更冷的风卷起碎屑。一小团影子跃上窗台，一缩一纵，隐入外侧铁梯，留下一声金属轻响。

夜色恢复平静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

(只有我心里留下了一张空椅子，它不断邀请我坐下，却让我穿透椅背。)

(如果它曾敲响你的门) (门口的地面上，留下了一小点不该存在的蓝色。)

(如果它未曾敲门) (地面干净，谁都没有来过。)

...

我被轻—轻—停的敲门声惊醒，起身开机，输入：“基因宠物 受伤 处理 / 止血 消毒 / 伤口 护理 方法 / 上门 兽医 / 蓝色 体液”。

侧栏广告反复强调“低致敏 / 到店护理”，一条问答写道：“少数型号体液呈蓝色，属正常参数范围，不必惊慌。”

我盯着这句话，再看向门口——如果那里有一小点蓝，是世界在回应我；如果什么也没有，那信息就只在我心里。认定，往往先于理解。

(序幕结束)

坏结局

结局：被驱逐的社会学家

(在【节点S3x】选择“严肃地”辩解)

我让箱子倒下，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学者的口吻对王阿姨说：**我：**“（严肃地）我在进行一项城市环境拟态适应性的社会学研究。”

王阿姨愣住了几秒，然后眼神从困惑变成了警惕和厌恶。

王阿姨：“研究？我看你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偷窥勾当吧！神经病！”她掏出手机，直接拨通了物业保安的电话。半小时后，你因“行为异常，骚扰邻里”被要求立刻搬离。你提着行李箱站在深夜的街头，成了自己研究的第一个失败样本。

结局：被误解的科学家

(在【节点S3x】选择“神秘地”*辩解*)

我让箱子倒下，故作高深地对她说：

我：“（神秘地）我在测试走廊的声波共振特性，纸箱是最好的共鸣腔。”

王阿姨听到“共振”“腔”之类的词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想起新闻里那些用日常物品制造危险品的报道。

王阿姨：“你...你离我远点！你要干什么！”她惊恐地尖叫着跑上楼，很快，整栋楼都被警灯的蓝红色光芒笼罩。你因为“涉嫌制造不明危险装置，危害公共安全”的罪名被带走调查。尽管最后被澄清，但你再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。

结局：被退货的艺术家

(在【节点S3x】选择“艺术地”*辩解*)

我让箱子倒下，摆出一个自认为充满艺术感的姿势。

我：“（艺术地）这是我的行为艺术作品，主题是‘被投递的孤独’。”王阿姨沉默地看了你很久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疲惫。

王阿姨：“小伙子，别跟我来这套。我不管你是孤独还是空虚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不是你的舞台。”第二天，你的门上就贴了“租赁合同终止通知书”。你的行为艺术以被房东“退货”而告终。

结局：引爆创伤的模仿者

(在【节点S3x】选择“无辜地”*辩解*)

我让箱子倒下，然后用一种天真的语气说：

我：“（无辜地）我在模仿猫的行为，试图从它们的视角理解这个世界。”“猫”这个词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王阿姨最黑暗的记忆闸门。她想起了儿子小明，想起了那只“温顺”的基因宠物。

王阿姨：“怪物...你们都是怪物！小明！我的小明！”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，声音里充满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和恐惧，引来了所有邻居的围观。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，你被当成了一个引人发病的疯子。你试图解释，但没人想听一个在楼道里学猫叫的人说话。